



## 國民參政會應該如何組織

胡適

關於國民參政會的演變歷史，上期有陶希聖先生的投稿，說的很詳細。我們從那一段歷史裡可以看出現在的統治者對於人民參政的問題始終抱着懷疑和畏懼的心理。他們十分不願意人民參政，所以把國民代表會變成國民參政會，所以取消了立法院和監察院半數委員民選的原議，所以又在國民參政會裏設立「延聘」的代表，所以又規定國民參政會決議案的最後決定權仍在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

我完全贊成陶希聖先生說的：

國民參政會雖去民權主義甚遠，但指出走向民權主義的路。牠將來是不是真能走向民權主義，仍然看國民是不是繼續的往前去爭。

所以我不反對國民參政會的設立。我現在只討論這個國民參政會應該如何組織，應該如何選舉國民參政的代表。

我提議：第一，國民參政會不應該有政府延聘的代表，應該全由選舉產生。這是一個根本態度問題。加入延聘的代表，就是政府不信任民選的代表。政府不信任人民，人

民決不能信任政府。國難會議的失敗全由後來執政的人不信任那已發表的會員名單，一批一批的增加國民黨員，惟恐黨外會員太多了要和政府為難。老實說，多數國難會員的拒絕出席，都不是出于本心；他們原來都感覺「國難」的名義是不應該拒絕的，在國難的號召之下他們是應該誠心與政府合作的。平津的國難會議會員在二月初發出擁護政府的通電是全體一致簽名的。但政府終不信任他們，他們也就從不信任政府的態度逐漸變到拒絕出席的態度了。

這一段歷史是值得今日執政者的嚴重考慮的。在這個制定國民參政會組織法的時機，政府與國民黨應該考慮他們究竟要一個什麼樣子的國民參政會。他們要的是一個政府御用的參政會？還是要一個能監督同時也能贊助政府的參政會？我們要鄭重的忠告國民黨與政府：只有能搗亂也能監督政府的參政代表的贊助是有力量的。御用走狗的贊助是不值得要的。政府有不怕搗亂，不怕監督的誠意，在要緊的關頭，人民代表自然會誠意的擁護政府。政府若先存了不信任民意機關代表的私心，至多只能設一個位置

制用代表的機關而已。

第二，國民參政會的代表人數不必過多，至多不應該過一百人。現在國內的實際情形，使我們不能不承認，這個國家決不能有三百五百人才來做國民參政。即使有那麼多人，也決不應該把他們一齊擠到國民參政會裏去。此時所需要的是一個能代表一國人望的第一個民選的雛形國會。必須人數少，被選資格稍嚴，然後可以使人感覺做參政代表是一種很高的榮譽，然後可以使各省的第一流人才肯出來當選做國民參政。美國參議院會員，每邦出二人，全院止有九十六人。我們此時應該仿其制度，每省出代表至多四人，其新設之省（察，熱，綏，寧，夏，西康等）每省至多出二人，特別市出一人。總數約一百人。如此則國民參政會也許可以有網羅各省第一流人才的希望。

第三，國民參政會代表的選舉應該以省為選舉區單位，每省的代表皆代表全省，皆由全省選民投票選舉出來。此條用意與上條同，同是希望國民參政代表能得上選人。以全省為選舉區，則所選出的人也許是全省的第一二流人望。若再分小區，則所出代表不過當地的土豪劣紳或小政客而已。況且全省人多，不容易賄買操縱，亦是一利。

第四，國民參政會代表的選舉法應該廢除舊日國會選舉的間接選舉法，改用選民直接選舉方法。舊日的間接選舉法，由選民選出極少數的「初選當選人」，然後由初選當選人開會選出複選當選人。這種複選制，當初的用意是要各地人民推舉他們所熟知的本地賢豪，再由這些各地的領袖人才選舉他們所公認的全省人才為國會議員。豈料結果恰和事實相反。各地的劣紳土豪做了初選當選人，人數既少，容易被惡勢力操縱，容易做選舉的買賣。例如有一次安徽的初選當選人在蕪湖開會，決定選舉肯出最高價錢的人為參議員；他們索價太高，無人肯收買他們的票；他們急了，只好推代表到上海去尋某大地主，請他出來作參議員，他們只要五萬元的代價！這種流弊是我們今日應該全部革除的。

第五，直接選舉法應該先有一個「預選」機關，推出加一倍或二倍「候選人」來，由人民從那些「候選人」裏用無記名方法投票選出他們的代表。直接選舉的最大困難在於大多數人民不知道誰肯當選或誰配當選；若由人民任意投票，票數必紛亂散漫，少數有組織的團體就可以操縱選舉，選出的人未必是適宜的人選。「預選」(Primary election)即是補救此等困難的最好方法。在沒有民治

訓練的國家，我們主張：應該用智識程度較高的法團代表來做預選機關，在選舉期前三個月開「預選會」，依照法定的代表人數，加一倍或兩倍，推出適宜的人才為國民參政會代表候選人。此項法團代表，約以下列各種有組織之法團為限：

- (1) 省市黨部代表
- (2) 省市商會代表
- (3) 省市教育會代表
- (4) 省立大學（或國立大學在省區內者）教授會代表

表

- (5) 省市律師公會代表
- (6) 省市總工會代表
- (7) 省市銀行錢業公會代表

此項法團程度皆較高，皆代表社會上相當的權力，故最合宜於做預選機關。況且此項法團雖以全省為範圍，事實上自然皆以大都市為活動中心，他們推出的候選人自然側重大都市的代表人物。在這個過渡時代，大都市的人才，不但代表大都市的職業，並且比較的最能代表國家的人望。有了這種預選機關的制度，國難會議原案所主張的「各大都市之代表至少應占全額之半數」的精神也可以有個妥當

的實行方案了。

第六、為防範預選機關把持預選起見，可以參用選民簽名請願補推候選人之法。預選制流弊較少。預選所推出之候選人，未必即可當選，故賄買預選之弊自不易發生，一也。參加預選的各法團程度較普通選民為高，不能不顧全他們在社會上的信用，不能不推舉一些負人望的人才，二也。即有一部分候選人是不很滿人意的，全省選民投票時，那些名望較劣，或輿論所不滿的候選人是不易被選的，三也。預選會是公開的，預選結果是必須公布的，預選機關對預選是應負完全責任的，故輿論的制裁容易發生效力，四也。——有此四利，預選制的流弊已不多了。但預選結果發表時，也許真有不滿人意的，那時就應該有補救的方法，就是選民一千人以上的簽名蓋章的請願也可以推舉一個候選人，也可以呈請選舉監督列入選舉票上，與其他候選人同由全省選民投票選舉。如此，則預選機關雖欲把持包辦，也不可能了。

第七、選舉應該完全用無記名投票。秘密無記名投票是保障民權的最大利器。一切賄買運動，一切利誘威逼，到了秘密投票時，全無用處。必須使人人明白無論花了多少賄選的金錢，而選民還有最後到期不交貨的無上權利。

、然後期運之風自然減除。

以上我提出的幾項都是原則的問題，希望得着讀者充

分的指教。

(廿二年元月)

## 中國的科學工作

翁文灝

中國人近來喜歡罵自己，只見自己壞處，即使真有好處也不承認，這也不免矯枉過正。即如近二十年來中國科學工作確已認真開始，漸有進步，但大眾似乎很少能夠認識。

有一次中國科學社在某省省城開年會，照例的請了許多軍政大官吃飯。席終免不了有若干不誠意的（也是不科學的）恭維話。其中有一位教育廳長却冷冷的說道：「雖然有中國科學社，可惜中國還沒有科學。不過終希望有了科學社就會產生科學罷了」。我怪他當面譏笑得利害，却佩服他說話的誠實。

又有一次我們在日本東京出席太平洋科學會議，那時新組織太平洋科學理事會（Pacific Science Council），日本人本不願意中國加入，他們却不是說中國沒有科學，乃是說中國還沒有代表全國科學的機關。經過我們的說明，大會也通過中國的加入了。會後有許多外國代表順道到北平

來，我們便很想使他們看看中國的科學。那時北平政府的教育總長某君設宴歡迎，他的演說起首便說：「中國那裡有什麼科學，請你們多留幾天逛逛名勝古蹟罷。」幸而人家聽不懂他的話，我在旁邊輕輕的叫做翻譯的司長把他的話改變了，免得我們自己打嘴把出醜。其實這也代表許多人的心理，以為中國講科學的也不過洋八股的一種，自己家裡騙飯吃罷了，那裡瞞得過外國專家。

幸而實際的情形並不盡是如此。中國科學界近年以來確是有點實在工作。這種工作外國學術界是很能注意的。一九二四年英國有名的「自然」週刊（Nature）曾有一篇文章，題為「中國的科學復興」（The Scientific Renaissance of China），狠稱贊中國的文化及學術事業，不過因為政治混亂狠替我們担心，恐怕不克長久維持。在中國長久的外國人向來是容易看透我們的弱點的，但是像上海的沙惠倍先生近來著論也承認中國有若干門科學確有顯著

的成績了。這並非我們引外人之言以自重，不過借以說明中國科學界具有若干人曾經或正在切實的努力，而且他們的努力已有相當結果值得社會的認識。因此我們可以知道中國的科學事業並非都是洋八股，為做官賺錢的工具；他們確有若干真正的價值。

中國人似乎很有科學的天才，所以在很薄弱的基礎上往往能有很特出的成績。我們初做地質工作的時候狠感覺沒有古生物人材之苦，所以特請了美國葛利普教授到中國來，於是不到幾年中國古生物誌內便有了中國人的著作了，而且不久便有狠精到的著作。當李四光先生的紡錘蟲研究及趙亞曾先生的長身介研究出版後，美國舒蓋脫（C. F. Schuchert）教授曾經寫信給我說：「想不到你們中國古生物學一來便跳到最上乘了」。當然這種成績在中國是很少有人知道的。葛利普先生常高興的告我，趙亞曾的著作如何受西洋學者的稱引，但在趙先生在滇北遇匪被害以前，中國學術界有幾人知道他的名字呢。趙先生固然是特出的人才，但自他死後，他的工作已有人能夠繼續，而且比他還更進一步了，這又是如何愉快的事。

中國科學界中很有人富於想像力，能够從簡略快速的觀察中得到正確的結論。譬如南京附近的地質，謝家榮先

生在中央大學教書時，只草草的觀察便已大概看清了。近來有外國學者做了一萬分之一的精細詳圖，但據他自己說，所得的結論完全與謝先生所說的一般無二。因此他對我們其他工作也相信確實可靠了。這不過就我所知道的隨便想到舉一二個例，可見我們中國人對科學工作真是大有希望，不可妄自菲薄。

其他科學如生物學氣象學生理學藥物學……都有狠好的成績，其中一部份成績還更在地質學之上。考古學也是狠有成績，歷史語言研究所安陽的發掘工作法國科學院還自動的給了一個獎金。即如比較晚起的化學與物理學，近年以來也有了若干真正的貢獻。就我所知的，即如清華大學一方面，一年之中便有十來篇專門論文在歐美有名的科學雜誌上發表。須知歐美學者衆多，科學論文非有相當程度是不容易得他們歡迎發表的。但近來中國學者的著作得世界科學出版界的登載及稱引確已屢見不鮮了。我並非故意要誇我們科學朋友在此吹牛皮，我覺得近來青年心理受黑幕小說類的文章的影響實在太深了，我們應該將好的樂觀的方面也說一點給大家知道。我們也許不一定做「隱惡而揚善」的君子，但又何必一定隱善而揚惡呢。須知中國社會崩潰之中，却不是沒有進步。黑漆一團糟之中時常看

得見開闢的曙光，努力向這方面走罷，還是國書大家做，還是同歸於盡呢，這便在我們的選擇了。

同時我們可以想見中國社會對於事實的認識是如何遲鈍！普通人且不必說，做教育總長廳長的人也還有一概抹殺的哩。因此認識的遲鈍，所以真正努力的人往往得不到社會的補助，埋沒了許多真正人材，耽擱了許多真正進步。如果社會的認識必須純靠宣傳來取得，那結果一定是假的壞的工作者得了便宜，真的好的反相形吃虧。但無論什麼工作都非有社會上物質的或精神的幫助不能進行，如果社會認識過於遲鈍，則這種幫助便不容易得了。

科學工作的進步於他方面亦有連帶好處。第一是教育。近幾年來的教育界固然不好的地方太多了，但大學教授標準自然的提高，似是不可否認的進步。別的我不知道，至少理科方面，現在已有幾個大學非有相當研究能力與成績的人斷斷乎勉強不來。試再舉幾個掛一漏萬的例，譬如北京大學的地質學系及清華大學的物理學系，這樣努力下去，跟外國大學比較也不一定差多少罷。而這樣可舉的例實在不祇這兩箇。教授既好學風自然也不容易壞。功課如果實在，學生的出路究竟也容易找。因此我感覺要改良中國大學教育，與其痛哭流涕的勸告，或朝三暮四的改

革，還不如理頭從實際工作去開導。如果各種科學與實

工作，標準的人才，假名目混飯吃的遊民自然不易立足。人選澄清了，一切事都容易商量。同時我們要提倡公平無私的輿論，拿實在成績做唯一標準，不必怕得罪人，但也不要怕稱贊人。只要補助得好人上來，好的工作做得出，壞的份子自然減少，壞的現象也自然消滅了。這種看似迂曲的路，也許比滿街空喊救國的倒多有一些實効。

本來西洋近代文明差不多全是建築在科學基礎之上。不但科學的知識，而且科學家的人格也往往足為青年的師表，社會的模範。中國向來更是全靠人格感化做社會重心的。例如明之王陽明，清之曾文正，都曾為一時士大夫鼓舞向上的源泉。但是從前所謂理學，所謂道統，當然是不合時宜了。如果中國有科學家，立身行己，處世接物，表現出真正科學精神，足以引起社會的景仰與效法，他的影響到是很大而很好的。這不是開倒車，這是走正軌。中國科學興起甚晚，這樣的人物當然還不容易產生。但是我們也不是沒有很可佩服的人。不揣冒昧，再舉一例以實吾言。例如秉志先生不但是生物學著作等身，而且二十年來忠于所業，從未外騫。學校散了，沒有薪水，他一樣的努力工作。經費多了，待遇高了，他也是這樣的努力工作。標

本有所得，他便盡力研究。研究有所獲，他便從速發表。他的工作只求一點一滴的進益，並不追求鋪張揚厲的虛聲。這都是真正科學家的態度。他對於後起的學者不但盡心指導，而且盡力的拿好的材料給他做，甚至分自己的薪水幫助他。因為有他這樣的人格，所以養成中國許多動物學家，莫不仰為宗匠。固然，中國生物學工夫未必沒有勝過秉先生的。後輩勝過前輩，本是當然，也正見中國科學界的進步。後起的學者原應該就自己的工作追過前人，不必以前輩的缺點限制自己，而且更應該想到各種工作開創作始的艱難。誠然，秉先生專對於中國生物學工作略有偏重，尚可改進，如汪敬熙先生近來在本刊所指出的，我也不是完全沒有同感。不過我以為這並不是任何人的過失。現在像秉先生一類工作之特別發達，正可證明他的工作及人格的感化力之偉大。如果他方面或別的學科也有人能像他一樣的一面努力工作，一面提掣後進，當然也能够一樣的發達了。

不過科學事業在中國的確不是沒有很大的困難與危險。最大的危險，是像許多中國事情一樣，在他的意義與價值未被認識時取不到必要的同情與幫助。等到大家認識以為好的了，便成爲一時時髦，大家來湊熱鬧，掛羊頭賣狗

肉，弄得喪盡信用爲止。「研究所是可以同衙署一樣地變成一羣無業遊民噉飯之地的」。(汪敬熙先生語見本刊第二十六號)。所以我們希望中國科學發達，我們却也並不希望科學機關發展太快。「有人之後才能設研究所，絕對不可以先掛出研究所的招牌，然後再點着燈籠去尋人」。(亦汪先生語)。

汪先生所說提倡科學研究應注意的事(本刊第二十六號)，以及他對於科學出版物的意見(見本刊第十九號)，都是很有見地，希望國內提倡科學的人們格外注意，庶幾萌芽之業克見光大。我嘗想中國科學家除科學工作的本身責任之外，還有二種責任。第一是在世界科學界中取得應有的信用及地位，因為外國科學家對於中國科學工作究竟還免不了若干輕視的積習。一部份原因不過是先進懷疑後進，從前西洋人對日本人也是如此。我們必須拿真正的成績，來證明我們中國人的能力。還有一部份原因也是我們工作的本身價值參差不一，尤其是發表的方法及形式，太不講究，不足以引起人家的注意與重視。在這一點上汪敬熙先生所說的「以機關爲主體的雜誌太多，」真能說着現在的通病。日本自從設立學術研究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之後，全國各機關用西文對外發表的重要



地質學會誌亦是這樣的，彙集各機關或個人的貢獻，而各自注明其來歷，至今已滿十一年了。第二是應該對國內證明科學工作的意義及價值。現在一般社會對於本國科學工作認識的缺乏，也要怪中國科學成績的表現實在還太少。

但近數年來中國所費的科學設備之錢實已不算甚少。有一家外國洋行的經理人曾對我說：中國各大學及研究機關購買科學儀器的設備費，有一時幾乎超過全國工業的機器輸入。所以有好幾家洋行營業迫得舍彼就此。中國科學家如此加重社會的負擔，試問所得的貢獻是否足以相稱？如

果所費多而所得少，當然一般社會視為贅物，失其應用了。這就是說中國科學界必須極力避免重複的非必要的設備，而盡力利用已有的設備，認真的多做出工作來，如此方能值得社會的幫助。

我們不可妄自菲薄，我們却不妨求全責備。中國科學工作從許多方面看來，實在還是幼稚得很，有許多出版物的確可惜他印的太早了，缺少必須的審查與修改。但這種毛病都是初期發展不可避免的現象，可以留給科學家自己去討論，不必在此地叫專家以外的大家多費心。

## 提倡自然科學教育的幾件急務

孫學悟

施行自然科學教育，好比旅行似的，預先得有一個打算，基本的需要是些甚麼，要準備的又是些甚麼；不然，路上生出種種麻煩，反到不如回頭另準備的好。回顧我們這幾十年來提倡科學教育的情形，就有點像旅行未準備得好的樣子。我們所做的，好似一天一天的只忙在討論旅行的必要，和描寫人家旅行中的興趣，同時亦喊着，走！走！，倒無暇討論一個進行程序，更未去顧慮那途中必得準

備的東西，或者虛心的去翻閱人家行程日記中有甚麼原則，我們可以效法的。可是每想到或者望見人家到達山青水秀的地方所得的快樂和益處，自己心中不免慌跳起來，不顧一切條件便挺起程飛跑直追。其實長途旅行就是這樣簡單的嗎？只背着一些從雜貨店買的罐頭食品，穿着很漂亮人造絲襪子，你才能跑多遠呢？

這路程既然是我們民族必得走的，那就不如及早平心

靜氣的去成就一些旅行中急需的人才，準備幾種日用必需品的製造，使多數人都能夠購得一份，結起隊伍來走。這樣一來，設若途中有不幸而死亡的，尚能有人接着前進，不至於半途而廢再重新打算。如何設法成就這種人才，如何準備這基本日用必需品的製造，依我看來便是當今中國自然科學教育上的急務。

我們先討論這人才問題。科學教育事業上的情形和一個工業上的人的努力。有人說得好，設若把歐美各國工業裏中級的人突然拿開，他們的工業立刻即得墜落。其實科學教育事業上的情形又何嘗能逃出這個道理！而且科學教育上的其餘一切人才都得從這中級選拔。中級的人的工作是通上接下的，是維持科學事業繼續前進的要素。科學教育的實行都得經過他們的手。他們在試驗室裏與學生接觸的時間多；對於學生的心理，興趣以及學生的困難比別人認識的深。試問外國的大學教授有幾位不是從助教升上去的？再試問我們大學的教授有幾位是從助教升上去的？怕這一點是我們的教授和外國大學的教授的資格上一個根本的區別。這區別的影響使我們社會生出一種很不能全的

字號，任憑你建了甚麼功勞，終身得當「兵」，除非你改行；二，一個人只有外國大學的一張文憑，任你怎樣，亦可當國內大學的教授。這樣一來，中國科學教育界根本上遺留下一種不通的狀態，你永久做你助教的事，我只曉得演我話匣子式的教授生活，上不接下，下不能接上，弄成一個上火下寒，中焦積鬱的局面。中國辦了幾十年的科學教育，迄今未曾改變這種無道理反教育的風氣，豈不是可怪的嗎？這風氣若不趕緊改革，真正科學教育上的人才是不會養成的。一般實用人才是得由國內教育機關助教地位訓練出來的，不是自己能以省事而讓外人替我們成就得好的。

我們科學教育上的日用必需品直到如今還沒有甚麼統一的準備，這豈是偶然的嗎？提到這日用必需品——基本科學課本和簡單器具，更感覺到我們犯了「學而不思」的毛病。回想我們費了幾十年的工夫提倡科學，化了鉅數的金錢，備妥的日用必需品在那裏！試問我們有幾本真正適用的小學中學科學課本？或者有了，我未見過！可是我所見的都是「做」出來的，並不是由本地「生」出來的，更不是從教學經驗中一年一年的集得來的。

是急務之一，但教員學生能多利用自己的手製造簡單儀器來證明科學原理尤為要緊。簡單儀器的價值倒是一件小事，然而牠的影響確是一件大事。因為科學必得試驗，試驗必得用儀器，儀器應當用手做，所以除了無處不引用手的一個根本道理以外，尚有幾個重要原因使我們不能不偏重這種主張。因為

(一)中國「士大夫」向有一種輕視用手的心理。凡備有形體的東西，別人做好了也未嘗不樂用，但自己却不肯用手去做。這種心理，這種態度，惟由試驗室裏的工作上，才能期望消除得去的。不然，不但科學教育在中國失去本身的價值，即科學的真性亦怕漸漸的弄到主觀化的田地，被人當着甚麼藝術品看待了。

(二)自然科學是研究「物」及其原理的。因為要研究物所以要與牠接近。可是一般人的心理，都有一種不「與物為伍」的成見。那知道素日因為我們不與物接近，等到用着牠的時候，如當國難危急的今日，他就會不隨我們的心願了，難道我們還不醒悟「禍自何來」嗎？

(三)藉以養成學生有創造的自信心。因為學生在學校裡未曾受過可以有自信力的訓練，例如無應用極普通物件做簡單儀器的習慣，畢業以後，只能把所學的用口來說

一說，把原理教他的學生用意去會一會便算了事。即使所在的學校經費充足，這畢業生亦只能夠效法老師的辦法，由海外購買幾件莊嚴的儀器罷了。這樣一來，經濟上的損失尚屬小事，給學生遺留下一心理——或者連科學原理亦只生產在外國——這倒是一件大事。

這訓練教育工具製造的主張，本來是施行科學教育進程中必得演的一幕；不過因為我們處在特殊心理環境之下，得更貫徹的努力罷了。這基本工具的創造是得大家協力去作的。要使這使命早日完成，全國的研究機關都有供給資料的義務。科學教育與研究事業是二位一體的，分開不了的了。

結論起來，我們現在深刻的覺悟以前那自然科學提倡方法的籠統，未預定一個有時間性的程序，又未判別進展中步驟的先後，只觀察歐美科學發達的現狀，未注意其發達的來歷。換言之，只看過各科學發達歷史的橫斷面，未暇分別檢察每一種的豎斷面。結果，我們幾十年來，栽培了一棵無根而望枝葉茂盛的自然科學的樹。我以為這樹木不結果，不是因為我們後人無福氣，是前輩「失其養」，所以不長了。現在培養這根本的急務，便是我們的義務，不然，「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永久不會甚麼進步。

這急務就是：（一）培植大學的助教；（二）提倡自己搜集科學教材的工作；（三）獎勵各級學校教員編輯自己用的基本教本；（四）獎勵教員學生從事簡單儀器的發明及

製造；（五）提倡科學教育工具博覽會。教育方針，將來無論如何改變，這急務是得要首先進行的。

十二月三十日於塘沽

## 教育罪言（五）

旭生

上一次我談及教育腐敗而應該由古人負責的兩個重要原因，那情形已經很够嚴重了。由于書本的流毒，好像把人關在不見天日的繡房裏面，他雖不見得立時病倒，可是面孔蒼白無血，身體疲軟無力，一點發育滋長的氣象也不能有。由于好舒服的流毒，就像毒菌充滿血液，麻痺了全身的抵抗力。止等候外面些微的感冒，就可以引起體內的蘊毒狂熱。在這個時候，如果有洞明脈理的良醫，將養保護，注之以血清以遏其病菌之蔓延，漸漸使之習熟于風日以增加其抵抗力，亦未始不可恢復其身體的健康。如果毫無覺察，漫不小心，更狂嫖亂賭以助其毒菌之烈燄，則病體委頓，臭惡四溢，將有使人不能不掩鼻而過者。不幸現在的教育頗似後喻。我們再將教育腐敗的應該由現代人負責的幾個重要原因，分析如下：

三、環境奇劣。環境一詞包孕宏富，凡非在教育界

自身，應由教職員及學生直接負責的事項均屬此類。約略論起，可分三方面：（一）家庭方面；（二）社會方面；（三）政府方面。

先論家庭方面：我國舊日家庭制度，對求學問，不甚適宜。在從前科舉時代，還可勉強對付；到這一種與社會經濟情形完全不合的學校制度成立，兩方面精神的抵觸，才完全顯露出來。我們在外國，看見不少初在大學畢業的青年，單身一人，自身謀得最小限度的生活費，以其餘暇在圖書館或實驗室中研究。將來學術界的偉人，有不少是這樣成功的。可是在我們中國，這條路就幾乎行不通。大學畢業後，每月至少非有一百八十塊錢就不能够生活。想掙這樣多的錢，就不得不拚命去教書，向前研究的工夫全被佔完。這是因為我國的青年特別的貪婪或懶惰麼？少有一點，却不盡然。當他們求學的時候，家中已經供給得筋

疲力盡；離畢業還遠，家中早在那裏希望著了。這在這德方面，也萬不能不顧及。即使家中還有飯吃，不立刻希望挈回錢去，而弟弟妹妹的學費，父母已經無力再行擔負，不得不卸到老大哥的身上。並且中國人自來有早婚的習慣，本來大學已經畢業了，標梅之期已經少過了，當然應該趕緊結婚！再說，這幾年的青年，因為社會的大不景氣，眼前沒有什麼理想的光明來引誘了，除了物質的享受，還能有什麼慰安？剛出了學校門，父母，弟弟，妹妹，愛人，子女，仰望著一個人的就有一大羣，只好拚命的拉套，拚命的掙錢，那還談得上高深的研究？加以內亂循環，農村破產；自稱的大學，把畢業生無限度的製造，生產過剩，每年失業的畢業學生，以數千百計，益使青年心怔神駭，愉快而無所主。大家常怪各大學在校學生，對於熱心辦學，無暇顧及學生畢業出路的教職員不知愛護，而常想找出幾個無聊的政客作校長，覺得這些真是人心不古，江河日下。其實，他們處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間，其舉動固然笨拙可笑，而其情亦堪憫矣。上面所說的各種原因，除了婚姻一事，內中一部分的責任應由他們自己負，其餘一切等等，也不能怪他們的自身，也不能怪他們的父母家人，幾千年沿襲來的家庭制度，也未見得完全錯誤。這樣的

責任，除了歸之于與社會情狀完全不相合的學校制度而歸！

再談社會方面：這方面，一言以蔽之曰：麻木而已，無制裁而已。我國人本來偏重消極，不積極作惡的人頗多，而孳孳為善的人亦少，「各人自掃門前雪」。社會的制裁力已經很有限。又加之以思想方面的大變化，大混亂；既有中國舊思潮和外來思潮的衝突，而外來思潮中又分兩個極有勢力却絕不相容的思潮。社會本身的蛻變，思想的大衝擊，全聚在這個時候。中國四千年的歷史裏面，很難找出一個時期可同現代相比者。社會理想（*Social Ideal*）建樹不起來，還說到什麼制裁力？復次，大學中應該有生活的練習，人人應該對於政治有相當清楚的觀念，所以大學中不能禁止學生入黨。但是，學校為研究學問的地方，並不是作政治活動的地方，所以不能獎勵他們，利用他們作政治活動。可是我國自民八以後，學生牽入了政治的旋渦。民十四五以後，更進而作實際的工作。對於革命雖稍有補益，而學業日滋荒疏。事畢歸校，隨班聽講已感困難，而生計迫之，社會迫之，不得要求畢業。依原則言，國家如認學生為有勞，按績給獎可也；至學校的文憑，則為證明真學問的充分，並非酬勳的東西，何能隨便

亂給；可是時勢所迫，有不能不遷就者。並且這一班的先生，雖說學問沒有得到，他們在社會上的活動能力——並不是服務能力——却是不小，所以他們畢業以後，頗能得到重要的位置。盲目的社會，震眩于其暫時的成功，而忘却其本身的空疏。歸結，大部分的學生以為不必工作，不必讀書，止要會亂出風頭，混過四年，出了學校門以後，

就可以不怕失業。在這樣的空氣裏面，想同他們談什麼高深學術的研究，豈不是空中栽花！加以近三四年來，農村破產的情形，日漸尖銳。學生在校的時候，對於畢業後的生計問題有不能不焦慮者。可是他們鎮日所聞見的，不過是：甲不學無術，却得優美的位置；乙貪婪偷錢，已成不

受制裁的富豪；丙荒淫無度，却屬黨國的要人；……這樣耳濡目染，就是有道德高尚積極負責的教職員為他們的師表，已經不容易範後生小子的身心，納于軌物，而況今日的教職員，既不能同化社會，却差不多全由惡濁社會同化者乎。

(未完)

附上期「教育罪言(四)」正誤：

- 頁 行 誤 正
- 八 下七 什麼麼 什麼
- 八 下十 重大 重大原因
- 十 上七 辛幸 辛辛
- 十 上十 思理 思想

### 漫遊散記 (十三)

#### 雲南的土著人種

●蒙自個舊的土人——儂人——獯夷——黑苗——獐雞——獾獠——土僚——獯獯

自從我宣統二年在貴州遇見仲家和苗以後，我對於西

丁文江

雅備，而且那時專心注意地質鑛產，對於人種也幾乎忘却了。直等到我從個舊到龍樹脚，方纔再遇見這種土人。

龍樹脚原名龍樹邑，在個舊東南四十多里，蒙自西四十里，是前清道光以前很有名的銀廠。現在銀廠雖然完全歇業了，因為地點在蒙自個舊兩個大城之間，而且有歷史的關係，仍然是一個很大的街子。我于民國三年三月十七

日到那裏，恰巧逢着趕街。滿街上都是異言異服的人。最足以引起我注意的是儂人。他們男子的服裝和漢人一樣，不容易區別。女人則大不相同。上身所穿的是小袖的短襖。大襟上面沒有扣子；從左面斜圍到右面，纔用兩個扣子，扣在右面腰間。這種長領和向式的襖子，和我以前在貴州所見的大略相同，但是靠頸項的地方，領子忽然變爲圓的，把喉下的部分完全遮住。大襟的上邊，從圓領子底下發生，再向右斜圍過去。大襟，圓領，和袖口都有鑲邊。短襖的下面，是一條百褶的長裙子，上下兩種顏色，束在短襖的裏面。最奇怪的是她們的帽子。額頭上扎着一塊繡花的包頭。包頭上面戴着一個圓布帽子，一直遮到耳朵上部。帽子似乎沒有頂蓋，因爲上面是另纏着一塊長布，在前面斜裹成一個十字，把頭髮完全遮住。有幾個還帶着一寸多口徑的圓銀耳環和很重的銀手鐲子。

人數最多却是擺夷。但是他們看見我要照相，紛紛的逃避，不能詳細觀察。只看見他用青布纏着頭，遮沒了頭髮。上身也穿着短襖，裙子也是百褶式的，但是束在襖子外面。領子的後面有一塊方布，四邊繡着花，把背脊上部和兩肩的一部分遮住。

此外還有黑苗。她們的衣服完全是長領式的。喉下

### 獨立評論 第三十四號 漫遊散記

胸上完全露在外面。大概沒有鈕扣，因爲上襟的下面束在百褶裙子的裏面，裙帶就當做腰帶。帽子是一個上大下小的圓套子。套子上織得有十幾條狹邊。頭頂上用一塊布札上，布的下部與帽套子相連。

以上這些人大部分赤着腳。偶然也有幾個穿了草鞋。三月二十二日我從個舊向賈石龍走。在哨谷村的附近，遇見着一個毋雞女人。她却和龍崗脚的擺夷態度剛剛相反。她先走過來用很流利的漢語給我說話要求我給她看「西洋鏡」——我的照相匣子。我就趁機照了一個相。她看了半天，不得要領，纔失望的走開。她的裝束又和別種人不同。上身是一件長襖，一直拖到膝蓋。下面是雙管褲子，沒有裙子。長襖上面着一件背心。背心用紐扣扣住。背心的前面有一個圓裙，用兩根帶子，掛在頸項上。頭上用一方短布遮住頭髮，腳下穿了草鞋。最奇怪的是她措東西的方法：一個口大底小的竹籃，一面靠在背後。一條長皮帶子，兩頭札在竹籃的左右；皮帶的中部却担在她額頭上，所以竹籃的重量，大部分在額面而不是背！我的挑夫告訴我這是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時候留下的制度，來懲罰他們的！

四月八日我從個舊到蒙自，看見幾個漢獍。她們大概

是着的盛裝。身上穿了三件衣裳；最裏面的袖子最長，但是也到不了手腕，上面一件袖口恰到肘灣，最上一件只到肩下。每件的袖口都鑲得有花邊。領子是圓的，但是大襟用兩根帶子扎着，沒有鈕扣。衣服很長，不穿裙子，但是從頸項上又掛下一條圍裙，遮在衣服的前面。帽子尤其古怪，前面的頭髮是從兩邊分向後的。離額髮交界一寸多戴着一條包頭。包頭上面有一個七八寸高的竹弓，頂着一個長布口袋。口袋下部和包頭連接的地方，扎着好幾串用綿線做成的鬚子。挂在耳朵旁邊。

在蒙自附近又看見土獠在田裏工作。她們的裝束，一半像獍狽，一半像獍難。衣服有兩件：裏面的袖子長而小，外面寬而短。領是圓的，大襟用鈕扣。下面着雙管的褲子，前面也有從頸項掛下來的圍裙。帽子是一個單筒的布套子。

最後我在婆西車站看見幾個獍獠。她們的裝束差不多完全和土獠一樣：上身穿長襖，圓領，用鈕扣扣襟。下面是雙管褲子，不着裙子。帽子也是平頂的布套子。

以上所講的七種人照他們的服飾，可以分爲三類：第一是黑苗。他們是穿袍衫長領式的衣服，上身的襖子比較長，束在百褶裙的裏面。第二是蠻人和獍獠。他們的衣

服在長領圓領之間，上身的襖子很短，百折裙束在襖子的裏面。第三是獍獠，土獠和獍難。他們的衣服全是圓領的，下面不穿裙子，穿雙管的褲子。前面有從頸項掛下來的圍裙。

以語言而論，也與上面的分類相同。苗語自成一類。獍夷和蠻人都是台語（Tai）——就是所謂夷人。獍獠，土獠和獍難說的話都是獍獠的分支，就是所謂蠻人。據蒙自縣志，除了我看見的七種人之外，蒙自境內還有獍子，沙人，窩泥三種。獍子和沙人都與蠻人，獍夷相近，都是蠻人。窩泥與獍獠相近，都是蠻人。蒙自縣志是乾隆五十六年修的。其中夷俗一門，列舉以上各種土著，而單草沒有講起苗家。據我所知滇南的苗族大抵是乾隆以後的移民，不是土著，所以他們生活最苦。縣志可以做一旁証。

以體格而論，除去苗族身材極低與他族不同外，其餘的雖然言語習俗不同，其實種族上似乎沒有甚麼分別。我個人的意見窩泥獍獠土獠獍難雖說與獍語相近的話，恐怕原來都是蠻人，因為漢代蠻人南侵，被獍獠征服，纔說獍語。惟有所看見的獍獠，長得特別的醜——額骨特別的高，嘴唇特別的厚。但是這也許是偶然的。就是所謂獍獠也絕對和大涼山的真正的獍獠不同，恐怕也是蠻人而獍化



的。因以和種人是雲南土著中的兩大民族，雖在北而南。

### 武定的土人——麥岔——獐獍——羅婆——苗

我於民國三年四月十三日回到昆明。因為要向迤北，適東作長期的旅行，在昆明購買牲口，僱用僕夫，耽擱了十天。在這期間我請雲南兵工廠給我做了一付量圓徑徑的曲足規（Calipers）。當時我並沒有帶任何人種學的書籍。只有英國皇家學會出版的「旅行者的指南」(Guide to Travellers) 上面有一小部分講研究人種的方法，附得有傅勞額(Flower)的曲足規的圖樣。兵工廠就是用這圖仿做的。再加上幾件普通測量用的儀器測桿，皮尺，就是我所研究人種粗淺的工具。

我於四月廿四日離開昆明，經過富民縣沿途耽擱一直到四月三十方到武定縣。武定在明時是一個土知府，前清改州，民國改縣。在迤北總算是一個重要的城池。到武定的第二天，就遇着趕街子。街上大多數是麥岔。但是我知道太遲了。等了我趕到，街子已經要散。他們看見我穿着旅行的外國衣服，拿着照相機，立刻嚇得四處亂跑，不多時街子上就看不見他們的踪跡。我只匆匆的看見一眼，覺得麥岔與我在蒙自所見的人種，體格上沒有甚麼分別。男

子的衣服和漢人一樣。女人只看她們們有裙子，衣服似乎是圓領的。言語則更沒有機會研究。幸虧縣裏的一個差役告訴我麥岔人自稱為格泥。我據知道他們也是蠻人——至少是說蠻語人的，因為法國教士衛要爾(V. de)所研究的羅文字，就是從格泥人得來的。即此一端，可見得考證雲南土人種族的名稱很是困難。

我看見武定的縣長張先生，告訴他我研究人種的目的，請他幫忙。他說現在有一個很好的機會。武定縣屬有一個環州土舍。土舍和他的親族是羅婆，是貴族；所管的人民是獐獍，是奴才，只能做佃戶，不能有土地。目前這位土舍行為很不好。他所屬的獐獍到縣裏來告狀，反對他們的土舍。我要研究獐獍，當然可以叫他們到我寓裏來果然我回到寓所不多時就有十六位獐獍光降。他們的裝束完全與漢人一樣。為首發言的一位，說的很好的漢話。因為蔡松坡在雲南實行徵兵制。徵兵的時候，每縣應照各村落的分佈向各村徵派人來當兵。因為如此，所以凡窮鄉僻壤的人，都有機會加入。徵兵的服務期限是二年。二年以後，退伍歸家，作為後備兵。這一位獐獍就是民國元年被徵去的兵，新近退伍回來。他在軍隊裏兩年。眼界當然高了許多，所以就當了反對土舍的首領。

我問他們爲什麼要反對這土舍。這位退伍的兵士說道：「從前的老規矩，我們獵獮是奴才，他們羅婆是主人。

田地是他們的，我們只能當他們的佃戶。不但田地如此，而且我們的生命財產一切都在主人手裏，他要我們死，我們就不敢活。現在的這一個李土舍，年紀很輕，遇事胡爲。向我獵獮照例的要錢還不算，而且常常到人家來騷擾，甚至搶奪人家的婦女。前幾年來了兩個基督教內地會的牧師，一個姓郭，一個姓王。到標灘地方傳教。他們看見我們受羅婆欺負，很爲不平。這兩年來許多獵獮都入了教。漸漸不肯聽土舍指揮。李土舍因此常常派差役到這種村子裏來拿人去亂打，所以我們纔到縣裏來告他，請縣長保護我們。

我趁機請他們給我測驗身體。他們很懷疑。幸虧這位退伍的兵士向他們說，他在軍隊常常幹這個頑意兒，他們就勉強聽我調度。所測驗的結果如下：（十六人平均數）

公分

身高	一五九，八〇	頭部指數	七八，一
頭長	一八，〇二	胸週指數	五二，二
頭寬	一四，〇五	足長與身高	一五，七
頭週	五六，三一	手長與身高	一一，〇

胸週 八三，七〇  
足長 二五，〇〇  
手長 一九，二〇

他們又告訴我內地會在武定一帶的大本營在武定城西北的洒普山。歇了幾天，我特別到那裏拜訪這兩位牧師。他的教堂和住房在洒普山的西坡一個花苗的村裏。建築雖然很單簡，裏面的陳設佈置却是很潔淨。一位年老的郭牧師英文名是 Zeig 是澳洲人，到雲南已經多年，能說中國話和苗話。還有王牧師夫婦是新結婚從英國來的。郭牧師穿的是中國衣服，人極其嚴正。看見我似乎不很歡迎。王牧師夫婦還是西裝，很高興的留我吃茶。我說明我的目的以後，郭牧師倒也極力幫忙。但是下午的時候所有的男人都到地裡做工去了。只有幾個婦女在家。測驗體格眼見得是做不成了。郭牧師把在家的婦女叫了四個來。穿上了他們禮服盛裝，給我照相。這四位都是花苗，都是已經出嫁了的，但是只有兩個生了孩子。這兩個把孩子摺在背上，用兩根繩子十字交叉于胸前，完全給日本人揹孩子一樣。頭上都沒有帶帽子，但是生了孩子的兩個把頭髮在前面結成一個四寸多長的角高高的豎在頭上。這是婦人已經有孩子的記號。其餘的兩個把頭髮平梳着。有一個前面還剪得有「

期海。一身身的衣服和貴州的花面一樣，但是海脫的多。除去普通的長領花衫以外，還被上一件花外套，極大的袖子不過到肘灣。上邊全是紅白相間的花紋，有一位腹部裙子外面斜束一碼四方的紅花布。裙子也是花的，札在長領衫子的上面。腿上是花布裹腿。腳下三個穿的草鞋，一個穿的布鞋。大概布鞋和前「劉海」都是模仿漢人的時裝。

據鄧牧師說花苗來到武定不過二百年。都是因為雍正以後東川的獠獠被漢兵殺完了，從貴州西部移民過來的。

從酒普山回到武定，我又向武定西面的舊山箐去看銅鑛。那一帶是清苗的村落。到那裏由縣裏的差役領我住在一位清苗的村長家裏。這位村長是清苗中的首富，是很有體面的人，漢語也說得很好。他住的是瓦屋樓房。房子上房一排有五間，很好的木料，但是門窗都很簡陋——窗子是單有疊的長格，而且也沒有糊紙。樓房很低，大部分是堆的包穀（玉蜀黍）上房面前是個院子。院子左面是門，右面是豬圈牛槽。院子裏堆得滿的糞土。

這位村長聽說我要測驗體格。到村子裏面找了十個人來，可惜我到得很晚，又還有其他的工作，匆匆只測驗幾點（十個人的平均數）：

頭長 一七，八公分

獨立評論 第三十四號 漫遊散記

頭寬

一四，五公分

頭週

五五，二公分

頭指數

八三，四

他們男子的衣服大抵與漢人一樣。女子用青布纏頭。上身穿的是沒有紐扣的青布長領衫子。下面是一條青布裙子，束在衫子外面。大部分是赤腳，偶然也有穿草鞋的。

據村長說他們是明末從四川移過來，原來也不是土著。

我因為聽說環州是個土舍，是羅婆人的中心，就決心繞道環州再到元謀。從武定到元謀的大路是一直向西的。

到環州則須繞道西北。我于五月七日從武定起身經過母西村，石臘他，糯谷，阿酒拉於五月十二纔到環州。上列的村子，都是獠獠。男子的衣服大抵與漢人一樣，女子則穿半圓領的衫子，百褶長裙。但是衣服大部分是麻布的，綿織物是奢侈品。他們的生活極其可憐，因為他們不會種水田，都在山坡上種包穀小米，蕎麥，所以還不如種稻子的苗家。近幾年都信了基督教。在石臘他就有極簡陋的教堂。

獠獠人的窮苦，我在糯谷村看見得最真切。我那天到得比較的早。他們的住房不但是土牆茅頂，而且家裏的豬

一九

